



在娱乐样态
多种多样的今天，“闲书”的吸引力正面临极大冲击。

不轻易定义「读闲书」才是对阅读的尊重

□ 王钟的

在很多人的成长体验里，“读闲书”并不被老师、家长所支持。上学时，“读闲书”就被视同于不务正业，会让老师从学习中分心。至于什么是“闲书”，有人认为是不入经典的课外读物就是闲书，有人认为是用于娱乐的书籍就是闲书。最严苛的观点大概是：除了教材和必要教辅资料以外的书，都应该被打入“闲书”之列。

“鼓励大中小学生利用周末、假期等时光多读有意义的课外‘杂书’‘闲书’。”近日，浙江省印发青少年学生“爱阅读”读书行动方案，被写入这份官方文件的“读闲书”引发关注。值得肯定的是，这个文件并没有明确什么是闲书、什么不是闲书，而是把“读闲书”放在实现“沉浸式阅读”的方法手段之列。

以一本书的“娱乐性”来判定“闲书”与否，本身就存在极大的模糊性。比如，一些擅长理性思考的人可能捧着一本通俗小说觉得味同嚼蜡，而把钻研高等数学教材当成闲时光的乐趣。而在社会的一般认知里，通俗小说更容易被打为“闲书”，高等数学教材总是“正经书”，而“正经书”是不该被用来娱乐的。

“闲书”也不宜用“有没有用”来武断定义。如今的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字，前不久，还曝出“孩子充值700元仍不看完一部网文”的新闻，在家长的视角里，网文无疑是没用的、占用时间的，现在看来还是浪费钱的。可是，在网络文学研究者的视角里，读网文当然是“有用的”，是“吃饭的家伙什儿”。

人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，很多创新创造都是通过联想产生的。读书的过程，就好像在人类现有知识海洋里拾拼图，你永远不知道哪两块拼图能够连接在一起，产生新的知识、推动新的发现。一本“闲书”，也许今天看仅仅是人类知识创造的“边角料”，但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有可能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“助燃剂”。

文学家是“读闲书”的提倡者。鲁迅在《读书杂谈》就如此表态：“譬如学理科的，偏看看文学书，学文学的，偏看看科学书，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”众所周知，学医出身的鲁迅，在个人的阅读书单里有不少自然科学、博物学的书。据说，他收藏有多本德语博物学著作，包括《陆生植物——海藻、菌类、地衣、苔藓、羊齿类植物》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所产苔藓类与蕨类植物目录》等。

文学写作要求广博的知识积累，“读闲书”可以说是工作所需，那么追求“尖”和“专”的自然科学家是怎么看待“闲书”的？《中国科学报》近年来报道多位科学家的私人阅读，比如，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上大学时喜欢读武侠小说，还喜欢读李泽厚的美学著作；空间科学与探测技术专家吴季翻得最勤的“闲书”是《小王子》，还向年轻人推荐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；半导体物理学家姬扬读硕士时，从同学手中借了一本《黄金时代》，读了以后爱不释手，主动找来王小波的其他作品阅读。

当被问及非职业阅读对科研的影响，多数科学家也持积极态度。通过阅读，科学家得以接触到不同的思路想法，体会多元的表达方式，进而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。由此可见，在深耕特定研究领域的科学家眼里，也不存在完全无用的“闲书”，而是注意通过广泛阅读，避免形成一孔之见。

曾有人问作家汪曾祺：“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？”他的回答是：“古今中外，乱七八糟。”与老一辈知识人相对纯粹的阅读环境相比，当代人所处的阅读环境更加复杂。一方面是碎片化阅读失去焦点和专注力，另一方面则是投喂式的平台内容分发，更容易产生“信息茧房”的平台印象。强调读“闲书”的意义，就是肯定读者的主观能动性，凭着兴趣“上天落地”，进而形成理性、成熟的思维方式。

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，在娱乐样态多种多样的今天，“闲书”的吸引力正面临极大冲击。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，课桌里藏本武侠小说就是“危险”的娱乐了，而现在，手游、短视频、社交软件，那样不让人更加“沉迷”？那样不在抢夺时间的能力上“一山更比一山高”？理由由担心，如今让教育工作者操心的早已不是学生“读闲书”，而是“不读书”，在学业压力和电子娱乐的双重挤压之下，“非规定的阅读”面临更尴尬的境地。

明朝人心中的美什么样

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元素在欧洲的影响从贵族到平民，从庙堂到江湖，随处可见，司空见惯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2003年7月，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明十三陵通过审议，正式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20年后的7月，明十三陵景区游客的热情和盛夏一样火热，人群中有一支显眼的特殊队伍，他们是明文化粉丝，简称“明粉”。他们身穿“明制汉服”，带来一场特殊的表演——“出警入辟”仪仗。

出警入辟，指的是皇帝出巡归来，沿途加强警戒。“辟”的意思是帝王出行的车驾，“警辟”的意思是清道。由于“出警”与“入辟”同是扫墓、巡视的过程，因而通常被合称为“出警入辟”。

在明朝时，盛大的皇家谒陵队伍会从德胜门出发，直至京城45公里外的天寿山（今北京市昌平区北部）。在整个行进过程中，皇帝及其仪卫庄严肃穆地行进和行礼，以表达对先人的敬意。明代画家将皇室谒陵从出发到抵达、再返回的整个时空历程，浓缩于两幅长卷之中，成为著名的《出警入辟图》。其中，《出警图》绘皇帝骑马，由陆路出京；《入辟图》画皇帝坐船，走水路回宫。

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，了解明文化早已不满足于“看”，而更青睐“体验”。再现“出警入辟”的同时，明十三陵长陵景区的地标建筑棂星殿前，举办了以“日月同歌”为主题北京古建音乐节十三陵专场音乐会；此前，在春节、清明节、中秋节等传统佳节，新年祈福大典、明代甲冑巡游、《明宪宗元宵行乐图》复原展、明代服饰复原大



明孝靖皇后十二龙九凤冠



明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



明万历皇帝金凤善冠

秀、关王庙祭祀礼仪、居庸关古战重演等一系列活动，纷纷面向大众开展。以“臻美大明 溢彩彰华”为主题的2023明文化论坛，近日在明十三陵景区举办，主论坛聚焦“明代美学”。著名文艺评论家李舫在《明代的历史高度和世界影响》演讲中说，明代是当时的思想、经济、文化的输出中心，在第一次全球化进程中，明代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舞台上最璀璨的明星。

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元素在欧洲的影响从贵族到平民，从庙堂到江湖，随处可见，司空见惯。贵族在宫廷宴会上穿着华美的汉服，巴黎最热销的票房名剧是中国的皮影戏，装饰精美的中国花轿在城市的主干道上络绎不绝，中国的扇子随时出现在贵族的手里，至于精美绝伦的瓷器，更是全民热捧……

世界都爱明朝，那明朝人心中的美什么样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博导，中国明史学会名誉顾问毛佩琦，与线上线下的“明粉”聊了聊。他用了3个字来概括明代美学特征：一是“大”，二是“简”，三是“巧”。

第一个审美是“大”。北京故宫的基本格局在明朝建立，至今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面宫殿建筑；而明长城，至今也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大规模的地面建筑。明朝人胸怀大，眼界大，以“大”为美。而这种大，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的统治者、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结果。

明朝初年的几位皇帝，如明太祖朱元璋、明成祖朱棣，在开疆拓土、统一中国之外，在很多事务的规模上也主张“大”。如果说明太祖是明朝的奠基者，那么明成祖就是明朝进一步的开拓者，在明太祖的基业

上把明朝的事业向前推进。明朝到了永乐时期，国家实力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。毛佩琦曾提出一个概念，明朝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巅峰时期的社会，又是一个走向近现代的社会，还是一个与世界连在一起的社会，而明朝走向世界巅峰，就是以“大”的面貌、包容的胸怀出现的。

郑和下西洋即为明朝的“大”的集中体现。其所遵循的国与国之间、民族与民族、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往原则，是强不凌弱，是众不暴寡，天下共享太平之福。只有站在世界的中央，在国家权力极盛的时候，才有底气、才有能力、才有资格，向天下提出这样的口号。这是明朝心中的理想社会，这种理想社会直到现在都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。

第二个审美是“简”。有一种说法，中国的文化到宋朝已经发展到了极致，但毛佩琦认为，明朝在宋朝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，这种简约是一种审美的情绪，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、生活的状态。

开国皇帝朱元璋对明朝文化的“简”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从一个平民成为皇帝，他的平民身份的特征，贯穿在他的日常生活和统治思想之中。比如，《明实录》记载，他要求宫殿不得彩画，凡是能用瓷器的就不用金银器，衣物能洗一洗再穿的就不要浪费……

最典型的例子，朱元璋的孝陵立着一块《御制皇陵碑》，碑文由其亲自撰写，大意是：以前的碑文都是请儒臣写的粉饰之文，不足以后世子孙戒，今天我要用直白的话来讲述，讲述我出身的苦难，我的贫寒，我历经的那些磨难……

曲阜孔府收藏着一块有趣的碑《朱元璋与孔克复、孔希学对话碑》，记载了朱元璋接见孔氏后人的对话。碑文是“于我朝代里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”“少吃酒，多读书”这样的大白话。朱元璋还下过正式文书，要求文件不得繁文，不得任意无谓修饰，一定要简单明白。

朱元璋提倡了一种朴素、平易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态度，这对明朝影响巨大，一个

典型就是明代家具。清代家具中有一种床叫“千工床”，要用1000个工日来雕刻，相当复杂；明朝就没有这样的，仅仅几个线条、几个结构，表现出一种非常务实的审美态度。

明朝的瓷器同样是“简”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瓷器，清朝留下的比较多，特别是乾隆时期的瓷器，简直“无所不用其极”。毛佩琦提到一件往事，据说林徽因在参加国徽设计时，对其中一个方案提出了含蓄的批评之语——“太乾隆了”，意思是太繁复了，没有把美的元素发挥到实处。

再看明朝的瓷器，青花、一蓝一白，就像中国的书法，一黑一白，在简洁中展现出千变万化的情趣，即使后来出现斗彩，比如著名的鸡缸杯，但和清朝的大红大绿相比，斗彩是含蓄的红、含蓄的绿、含蓄的黄，轻轻点缀。这是明朝人的审美态度。

第三个审美是“巧”。在本届明文化论坛期间，“明定之典——定陵文物再聚首展”同期举办。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金冠，以及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的4顶凤冠将“合璧”亮相。此外，还展出万历皇帝乌纱翼善冠、宝带、佩刀、金盃、金盃、金镶宝石饰品、玉带板、玉盒、青花梅瓶、衬褶袍、百子衣等定陵出土文物近百件。在这些文物中，明朝的“巧”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“我所概括的大、简、巧，是就主流而言。明朝的文化是一个丰富多彩‘大观园’，既有主流的，也有支流的，既有官方的皇家的，也有民间的。我们今天所要弘扬的是根据我们现代的审美价值观，汲取它最有益的营养，为我们的当下和未来服务。”毛佩琦说。

也正如李舫所说，经历了岁月的淘洗，明代的文化科技思想审美仍然是中国传统里的一个高峰，这是明文化在当下的价值，也是我们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。创造璀璨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，我们有理由从深度挖掘明文化的时代价值，不断推动文化繁荣，建设文化强国，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。

让我们在“别处”与米兰·昆德拉相遇

大师已逝，而文学的相遇永不停歇。就让我们继续在作品中遇见他吧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欧洲作家米兰·昆德拉近日去世，终年94岁。

在2023年夏天听到这个消息，周围人都说有点恍惚。每个人都听说过了他的名字，在学生时代的某一天会去图书馆慕名阅读他的代表作，每年预测诺贝尔文学奖时都会念起他的可能性……但是，他似乎离我们又很远。

《玩笑》《生活在别处》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《不朽》……从布拉格到布拉格，从雷恩到巴黎，我们不断地和这位极负盛名的传奇作家在作品中相遇。除了作品，他又是一位拒绝在媒体露面，不会公开对外“输出”个人生活动态的作家，恍若在喧嚣都市消隐的当代隐士。

米兰·昆德拉曾获耶路撒冷文学奖、欧洲文学奖、赫尔德文学奖、捷克国家文学奖、卡夫卡文学奖。1984年，他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问世，一经出版便风靡全世界，成为全球畅销书。《纽约

时报》评价：“米兰·昆德拉借此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。”

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中文译者许钧认为，昆德拉揭示了对立两元所产生的必然境遇。“我们要走出对立的二元，去寻找，去开拓每个人生存的可能性。爱情如此，生活如此，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”。

因为长期和公众视野隔绝，米兰·昆德拉为自己的生活以及他的经历有牵连的百年历史贴上了封条，外人难以了解这个作家的生活与观点。可想而知，书写关于他的名传记相当不易。但依然有人执着尝试和努力过，让我们在“别处”与米兰·昆德拉相遇。

前两年，就有两本写他人生的书颇受关注。2021年，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让·多米尼克·布里克曼的《米兰·昆德拉：一种作家人生》。这本传记将米兰·昆德拉个人的艺术、文学、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历史中加以考察，同时借助与他有直接交往的作家、翻译家、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

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，深入探寻传奇作家的写作人生。

《米兰·昆德拉：一种作家人生》的意义在于，带领读者更为清晰而深刻地了解他的作品和思想脉络。2022年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阿丽亚娜·舍曼的《寻找米兰·昆德拉》。这位作者是个铁杆书迷，从20岁起，就非常渴望能与《玩笑》的作者米兰·昆德拉相遇。这场“寻找”相当卖力，她从东欧到西欧、从布拉格到雷恩、从科西嘉到美丽岛往返穿行。“虽然未能见到他本人，但他在整篇叙述中却无处不在。”阿丽亚娜·舍曼结识了昆德拉的夫人薇拉，一起追忆作家的往昔岁月，并拜访了各类人士。她采访了知名出版商、电影人、电视主播，凭着过遇害的作曲家钢琴家，接触过年迈的持不同政见者和金盆洗手的间谍特工，也聆听过德斯诺斯和阿波利奈尔的诗篇……于是，我们看到了米兰·昆德拉身上那段迷失在两个祖国之间的跌宕人生。阿丽亚娜·舍曼的“寻找”落幕之时，还

出现了惊喜彩蛋。她与薇拉通话时，米兰·昆德拉接过了电话，用舒缓的声音问候者，那种感觉“宛如一首感伤的歌”。这场寻找，因而有了一个美好圆满的句号。

无论是让·多米尼克·布里克曼还是阿丽亚娜·舍曼，他们所展现的生命拼图、思想脉络，都帮助我们从未作品窥见人生，又因人生重读作品，用自己的视角去回答那个问题：昆德拉何以成为昆德拉？

去年《寻找米兰·昆德拉》出版之际，几位法语文学领域著名学者曾有过对谈，聊各自有幸和昆德拉在现实“相遇”时的印象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傅雷翻译奖评委会中先提到，见面时，昆德拉和他聊了很多，并对自己的译本要求苛刻，会做检查译文的工作；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、博雅特聘教授，原法语系主任董强是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学生，说自己纯粹是“撞”上了昆德拉，甚至去他家上过课。还提到昆德拉很抗拒和别人照相，因此自己尊重他这个选择，始终没有一张和恩师的合影。的确，即使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一位作



家现实生活中的状态，但是在作品中渐渐真正确，有所启发，打开自己精神空间的新天地，这何尝不是一种更贴近灵魂的交流？

《寻找米兰·昆德拉》译者王东亮曾提到，这样的书有一种“唤醒”功能，让我们回忆起自己与他人及其作品的各种“相遇”故事，然后再一次伴着他的小说去理解世界和人生，“去勘探存在的意义”。

如今，大师已逝，而文学的相遇永不停歇。就让我们继续在作品中遇见他吧。扫一扫，看视频

□ 曹林

读书如果只剩下眼睛，于是是“截肢式”读书。“捧”不是一种方便“看”的姿态，而是包含着一种深深的触觉投入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

与“不是以眼睛为中心的‘读书小动作’，而是深读所不可缺少的感官投入。光靠眼睛去读书，常常会产生‘觉得读了，又好像没有读’的感觉，就是缺乏其他感官——尤其是“触觉”的投入。读书如果只剩下眼睛，等于是“截肢式”读书。

在阅读的问题上，人们向来自有一种视觉自负，也可以叫视觉自欺，将眼睛当成与书本连接的关键焦点，而没有意识到读书应该是一件全身心的事，眼睛只是看得见的“接触点”，而不是全部。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户，这个著名的隐喻，见证着视觉在人类感官中的核心位置，笛卡儿认为视觉是所有感官中最高贵、最复杂的感官，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。眼睛直接、客观地呈现着外在世界，一个可见的世界才是可理解的世界。不过，哲学家赫尔托挑战了这种“视觉中心主义”的感

官政体，发掘出触觉的价值。他批评视觉太快、太轻、太肤浅了，直言它“无法把握任何最彻底、单纯、首要的东西”。视觉只发现形状，触觉是感觉其他事物实体质感的官能。触觉直接地与世界进行身体性连接，这种“直接在场”在某种意义上，拒绝自由漂浮的想象力的介入，紧紧咬合触摸对象，而不是像视觉那样“游戏”“滑行”。

是啊，捧书，翻书，找书，查书，抄书，啃书，具身化的身体接触，让知识“可触摸”，才能在身体参与的“紧紧咬合”中让知识进入不会流失的深层记忆。这里涉及对视觉、听觉、触觉的哲学认知，在对“知觉”的深度抽象分析中，这个区分很深刻：“相邻之物构成表面，最简单、纯粹的相续之物构成声音，相参之物就是身体或形式。”——表面、声音、形式，分别对应着视觉、

听觉和触觉。触觉的深刻之处就在于，它是通过与对象的实质性“相参”去完成认知的。所以赫尔托说，触觉之所以给予我们更为可靠的知识，在于其不同于视觉把握的瞬时性，触摸的进展是缓慢的；不同于视觉的清晰，触觉是模糊的。他说，“触觉是最模糊的、迟缓的、懒散的官能了”。诚然，与视觉的清晰性相比，触觉呈现对象的方式是模糊的；与视觉的快速相比，手的行进如此缓慢，“眼睛如同闪电般迅速，于一瞬之间把握对象，然而，手却从未触摸到对象的全部。它无法在一瞬间把握形式……它要不间断地去触摸”。但是，触觉的缓慢的进展为认知做出了较好的保障。

深度读书的过程，不正是如此，不是“闪电般浏览中于一瞬间把握对象”，缓慢触摸中“笨拙”地把握，要在手脚并用的触摸中把那些深奥的内容啃下来、吃进去，在身体的渗透中“吃透”它。翻书，折书，闻书，舔书，抄书，啃书，这些都不是可以忽略的小动作，以触之手观看，以看之手触摸，这个过程包含着深读所需要的触觉深度参与。读海登·怀特的《元史学》，读彼得斯的《对空言说》，读《文赋》《诗品》，没有触觉去对话，很难深深地进去悟到“此中有深意”。

这是一个复杂的“身体劳动”过程，触觉总比视觉慢一拍，而慢的优点是通向细致和纹理，它积极主动地延长着感受过程，闭上眼睛感受，让知识渗入记忆体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说过这样一段话：尝试了千万种阅读方法，最后发现高声朗读和逐字手抄经典著作，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学习方法。唯有身体卷入才是彻底的和终极的记录和传输。邓建国所说的“身体卷入”，实际上就是深度的触觉投入，眼、手、嘴、脑、心、耳都要参与其中，沉浸带来的“自失感”，才能调动起读书所需要的高

专注度，在身体联动中形成有效记忆。一句一句，一段一段地读。读不懂就去查看注释，再看不懂就进行延伸阅读。慢下来用身体“死磕”，先慢后快，先湿后畅。

身体其他感官投入越多，读书效果更好。看过关于“学习吸收率金字塔”的一张图，很有意思。被动学习，吸收率非常低，光听讲只有5%，光阅读10%，光听与看，吸收20%，示范与展示，30%。而主动学习才有高吸收率，主动包括小组讨论，吸收50%，实操演练，70%，转教别人或立刻应用，90%的高吸收率。可以看到，“主动学习”的内涵就是高度的身体卷入，通过身体的参与和劳动让思想涵化进身体记忆之中。

只用眼睛看，视觉往往于一瞬间包罗万象，其负面的后果却是繁多的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。视觉切断了精神通向认知底层的可能性，在赫尔托看来，“闭上眼睛”，在手的抚摸之下，“幽暗”的心灵根基才默默浮现。

想到麦克卢汉所说的“截肢”，很多人读麦克卢汉，只记住了他所说的“媒介是人身体的延伸”，没注意到麦氏说的另一半：媒介也会有截肢效果。“延伸”也是一种阻碍自我认识的截肢手段。人们在适应在任何媒介中的延伸，会产生依赖，最终适应了自己延伸的形象，变成一个麻木的封闭系统。

过度依赖“导航”，你身体就失去了方向感。过度依赖算法喂养，就失去用身体寻找信息的本能。过度依赖眼睛“看书”，依赖可视化技术对视觉的迎合。读书时荒废了触觉，切断了其他身体感觉的参与，只留下眼睛这个“阅读入口”。被太快、太轻、太肤浅的视觉所主导，读书的深浅可想而知。